

父亲的冰箱

允馨

“妮,你出嫁时我想给你许个冰箱。”父亲突然怯生生却又带着自豪地冒出了一句话,几乎惊掉了我的下巴。

这是上个世纪发生的事情,直到现在一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之中。当时,冰箱是件价值不菲的奢侈品,老实巴交不善言辞的父亲去县城的次数屈指可数,居然说要给我买个冰箱,还说:“不贵,两千五六……”这是我第一次见他把几千块钱说得这么轻描淡写。他说,等矿上发了钱就买。

然而,直到我结婚那天,矿上的钱却一直不见踪影。邻居们调侃爸妈,闺女结婚许个啥。父亲涨红着脸略显底气不足,憨厚地咧着嘴笑笑,说给我妮许了一个冰箱的钱,让她有房子了自己去买。紧接着,父亲还煞有介事地给亲朋好友讲,冰箱会制冷,放东西不会

坏,那语气好像见过冰箱似的,吸引了不少羡慕的目光。

我婚后的日子紧紧巴巴,颠沛流离,东挤西挪,带着孩子搬了七次家。直到2007年,我才有了自己的房子。搬家那天,父亲开心得不得了,他从这个屋子转到那个屋子,把花池边的方砖捌得整整齐齐。临走时他把我拽到一边,从怀里慢慢摸出一叠钞票,是五百块钱:“妮,赶紧买个冰箱吧。”我有些吃惊:“这钱你攒了多久,我可不要你的血汗钱!矿上钱领了?”父亲的手停在了半空,轻轻地叹了口气。

父亲曾经身揣绝活手艺——捏瓷,时称“把总”。母亲勤劳聪慧,织布裁衣耕地耙犁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父母就是靠着两双勤劳的手养活我们姊妹五个,从暂住亲戚家的一个黑窑洞到拥有打了三个窑洞的大院落。主窑还贴上了蓝蓝的砖,家里值钱的东西也是逐年增添。我们五个先后骑上了村里第一辆自行车,用上了村里第一台新乐牌洗

衣机,看上了村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段时间,村里人都挤在我家的院子里看《霍元甲》,父亲别提有多高兴,他成了整晚不停地跑到窑顶上给大家转天线的那个人。

后来,这样的家庭优越感被迅速淹没,窑窑逐渐没有了市场,停产了。中年的父亲一直耘田耕地,没有出去过,唯一的一次打工,就是在村里煤矿筹建时看了好久的工地。我家在沟底,煤矿在村上另一个沟底,相距甚远。父亲不是矿上的职工,是被人叫去看工地的,他憨厚能干,不但看好工地,还额外帮矿上做了好多活儿。这个小煤矿让一些有头脑的人发了大财,可这份打工的血汗钱,直到父亲去世都没有拿回来。

再后来,父亲病了,身上挂着引流袋。他也不闲着,依然和母亲做着农活儿。有一次,我买了一堆吃的带回去,和他们拉家常说:“爸您想吃啥尽管说,工资现在又涨了,债也还完了。”父亲嗟嗟道:“你们回来次数多了,

这一大堆好吃的,吃不完就坏了……”他欲言又止,我已经知道了他的心思,说:“爸,给您买个冰箱吧。”母亲在一旁说:“花那个钱干啥,别给娃添麻烦,村里窑洞凉快得很,买个冰箱用处不大,别听你爸的!”父亲也就憨厚地笑笑,冰箱的事就这样搁置了下来。

2011年的冬季,父亲出现了一次大吐血,我们带他去了西安住院,这是一生劳苦的他第一次远行。回来后,他胃口反常得好,大鱼大肉什么都可以吃得下。他常念叨:“咱们窑洞凉快,你们有钱了一定要买个冰箱,不要吃坏的东西。”我下定决心,不管用得上用不上,一定给爸妈买个冰箱。不料刚出正月,父亲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飘着雪花的一个凌晨,他永远离开了我们……

岁月沧桑,其实我一直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对冰箱有这么大的情结。直到母亲告诉我:“那时村里能考上端铁饭碗的没几个,你爸说你是有出息的孩子,给咱家争了光,合计着你结婚时好好操持一下。那天他专门去村里问了在城里做生意的村长的二弟,人家说,现在流行冰箱了。”

时至今日,家里冰箱的制冷技术代代更新,从两开门到三开门,已经换了好几个。每当我打开冰箱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那个没有买成的冰箱,则成了我心头永远的痛。

初春

赵国培

鸟儿齐唱
枝枝叶叶听得真切
传到树的心田

阳光芬芳
人们多么欢欣
与娇媚的春天亲近

春花朵朵笑面盈盈
春风时时奉献殷勤
怎样才能不负光阴

村庄浸在香气中

唐红生

白墙被柳风吹出毛边
树饱蘸一池春水正在描摹
几座润湿的房屋
连同蓝釉色的天空
碎在鸭掌划开的褶皱里

樱花在檐角掩饰自己
玉兰于枝端摇头晃脑
油菜花提着鹅黄裙摆
向田埂奔来

小草沿着石缝钻出
像一枚时针慢慢游走
整个村庄都浸在香气中

清明雨

方华

春雨正以记忆的丝线
连接往日的温情
杏花绯红
几滴清泪挂在心蕊
松林深处,墓碑上模糊的名字
雨润中清晰

白铃兰在望边垂首
像未寄达的信札,沾满雨水和叹息
尘世的温度与未说尽的诺言,此刻
被一双手传递到碑铭的褶皱

心底蛰伏的情愫被纤柔的枝条抽取出
青青的芽叶
雨止风轻之时,一树梨花
带泪渡口
山下的渡口正烟雨蒙蒙
那一只卸了许多愁的轻舟,已从彼岸
回到山清水明的此岸

全蕊

前段时间我去一个远房亲戚家做客。他家在北京二环内的一处高档小区,闹中取静,位置优越。一进门,只见胡桃木家具与暖黄色沙发相映成趣,书画精品点缀素墙,水晶瓶中三枝重瓣百合静绽,嫩粉色花瓣在阳光下流转光影。

这位亲戚真诚、健谈,虽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但却谦和异常,毫无架子,言谈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聊了一段时间,突然听到他家里传来哗哗剥剥的声音,我开玩笑道:“你正在准备糖炒栗子吗?”

这一说他来了兴趣:“是我的烘干机。”他一把推开一侧的门,向我展示正在运转的洗衣机和烘干机:只见墙角处整齐排列的两台白色机器正低鸣运转。

我有些惊讶,我们生活的北京,天气是出了名的干燥,何况是有暖气的冬天,一般衣服头天晚上洗完,挂在室内第二天早上就会彻底变干,何必要用烘干机?

见我不解,他开始向我大谈烘干机的好处,并劝我也买一台。可能我长着一张爱消费的脸,已经有不同的人向我推荐过按摩椅、

洗地机、大排灯等家电。每次我都是“嗯嗯啊啊”地答应着,实际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以免不小心踏入消费主义陷阱,钱包作痛。

本以为此事就此作罢,没想到第二天回家,亲戚突然给我发了条消息:“记得收快递。”我以为是他给我寄了昨日随口提起的迁西板栗,便回道:“谢谢。”

消息刚发过去,对方的电话立马打来。我接起,对方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我给你买的洗烘套装明天就送到,今天下午先安排了人把你原来的波轮洗衣机拉走处理。”

每个字我都认识,组合在一起却陌生得让我眩晕,我难以置信自己的耳朵,反问:“什么?”对方便又将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

刹那间万种思绪涌上我的心头:我与他不过几面之缘,便这么大的手笔,他是某品牌的销售,强买强卖?他是钱多得花不完了,到处捐赠?还是,他有别的目的……

见我不说话,对方解释:“烘干机是送你的,如果你真的用起来,你会感谢我的。”

心中万千不快,一句“你越界了”就快到嘴边,但碍于亲戚的情面,我还是强忍住了怒气,冷冷地说道:“谢谢,钱我随后转你。”

之后的事便超出了我的认知,完全是按照他的安排发展。拉走旧洗衣机、购买置物架、墙上打孔,安装新机器……由于急着让我体验烘干机的功效,他还给了安装人员额外的小费,让其加快速度。

烘干机装上的瞬间,此人的电话无缝衔接地打了进来,像是在等待火箭发射成功那般精准,他在电话那头显得很激动,催我赶快试试。

我内心反感不已,强压怒气,以一种冷眼旁观的姿态,不是很期待地把衣服放了进去。一番运转,烘干机也发出了与那天同样的、糖炒栗子般的哗哗剥剥声。两个小时过

荆棘划过的小伤口,有些还微微渗着血。

彼时,我尚且年幼,母亲的训斥,让我觉得委屈。多年以后,再想起此事,我便忍不住一阵阵自责和内疚。

那年冬天,曾祖母大病了一场。第二年春天,草木萌动,春山可望,后山的野花草挺过寒冬,迎来了新生,梨树也发了新枝,尽情吐蕊,曾祖母的病情却并未好转。我很难过,一个人偷偷跑到后院的山上,坐着发呆。忽然,庭院里传来父亲的号啕大哭声,紧接着一阵急促的鞭炮声响彻村庄。我的心一惊,猜到那是曾祖母离世的讯号,眼泪夺眶而出。我一路哭着跑回家,她已经闭上了慈祥的眼睛。

接下来的几天,庭院里挤满了来送别曾祖母的亲戚、邻里,父亲和母亲哭肿了眼睛。曾祖母的坟址选在了梨花山上,送别她那天,阳光格外明媚,温柔的春风拂过山岗,梨花如雪簌簌下落。

又是一年清明,又是一年梨花开。昨夜,在梦里,东风吹弯月牙一样的微笑,我的世界又开始下雪。

杨柳拂堤

春回大地,桃红柳绿,沉睡了一冬的万物开始复苏,人们也纷纷走出户外,享受和煦的拂面春风。图为近日在江苏扬州瘦西湖风景区杨柳拂堤,人们踏青赏景。 新华社发(周社根 摄)

梨花清明如雪落

打猪草,我跟着她认识了很多野草野花。那些从泥土里冒出来的、细小而顽强的生命,成为我人生最开始的朋友。从她那里,我知道了金银花清热解毒、醉鱼草能把鱼儿灌醉、车前草清肝明目、金钱草可以排结石……

小时候,我常馋山里的野果。一个夏天的早晨,我无意间发现后院的山坡上长满了覆盆子,想摘来吃,却怎么也够不着。母亲那会儿已经去地里干活,我只好求助曾祖母,无奈她年事已高,试了一下,也够不着。为此,我哭闹了一上午,待到中午的时候,实在太累了,沉沉睡去。等我醒来的时候,床前摆了一大碗洗干净的覆盆子。覆盆子这种野果,长在布满荆棘的藤蔓上,采摘不易。我从没见过那么多的覆盆子,它们显然经过精心挑选,个个饱满润泽。我迫不及待地抓了一把塞嘴里,酸酸甜甜的味道瞬间溢满舌尖。

我正吃得高兴,母亲从屋外进来,一把端走覆盆子,并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大意是责怪我不懂事,怎么可以让年迈的曾祖母去荆棘丛里帮我摘果子,万一摔跤了怎么办。我这才留意到,站在一旁的曾祖母手上、脸上都有被

常拭人生的暗角

去了,我打开盖子,想取出衣服,却见一股热气混合着香风扑面而来,洗好的衣服堆叠在桶中,触手便感温热、柔软,拿出来展开,衣服竟垂顺异常,毫无褶皱。

我内心不免有些触动,往日我洗完衣服便往阳台上一晾,自觉阳光能杀菌,但每次晾晒出来的衣服冷、硬、皱。

他又催我赶紧把烘干机的集尘盒拿出来清理一下。我掏出集尘盒,不由得大惊失色,没想到集尘盒里已经积累了厚厚一堆的灰色絮状物质,衣服纤维、皮肤碎屑、空气灰尘……我终于忍不住了,开始不断地直呼“天呐”。

亲戚说:“你以为你每天都在做衣服的清洁,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大量你忽视的灰尘。”

我想,思想亦如是。常以躬身之姿擦拭心境,方知明净处仍有暗角未扫,自满时便是蒙尘之始。我脑海里突然浮现那句“勤掸思想尘”,是啊,唯有明镜常拭,方见暗角。

春天的五线谱

王优

整夜的雨,淅淅沥沥,天明时还更酣畅了。仿佛谁执了竖琴,轻拢慢捻之间,清幽的曲调弥散开来,琴声如诉,情思如露。

踩着明晃晃的春水,看雨点在地面上开花,即开即灭,绵绵不绝。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那些深深浅浅的绿,想来更洁净,更明艳动人了吧。于草木而言,这是最好的时光啊,即使是一棵荆棘,初生的叶芽儿一样温润可爱。

河边的芦苇,凋零枯萎,再无摇曳生姿的丽影。枯枝败叶,没有人打理,而芦苇似乎并不着急,大大方方静立于一片新绿之中。衰老不可阻挡,唯有新生可以覆盖荒凉。万物皆有属于自己的春季,沉睡的芦苇慢慢醒来,她的春天就会迎向她。

蜡梅开过去了,红梅开过去了,桃花吐艳,樱花喷雪。要不了多久,榆钱树将慷慨解囊,倾囊相赠,细细碎碎的银钱散落一地。春天的舞台上,好戏一幕接一幕,弦歌不辍,鼓点不息,万物竞秀,精彩不断。

那日,从榆树下过。偶抬头,一串串新钱挂在枝头,叮叮当当,何其可爱!掏出手机,想要留住这美妙之景。镜头之下,却绿蒙蒙一片,分不清哪是叶哪是钱。仿佛世间所有荣华富贵,原不过南柯一梦。

现在,钱串子真的纷纷而下,突然没有了伸手不可触的神秘。湿漉漉的地面上,黄的红的香樟叶,粉的白的樱花瓣,船形的黄榆芽,球形的水杉果,一边凋零,一边新生。来来往往的脚抬起又落下,在风中舞蹈,在雨中静默,都是生命的形式,有什么好感慨的呢。

从柳下过。细柳拂面——摇漾春如线。手一伸,挽住一枝。这春天的万千情丝呀,一下子成了绕指柔。拉到鼻前,好闻的清香之气沁入肺腑。心下一动,不如折几枝带走吧,插在瓶里,放在案前,婀娜的春就据为己有了,岂不妙哉。柳叶儿那么柔,柳枝儿那么软,罢了罢了,手一松,我把美好还给了春天。

这世间,纵有诸多不好,但春天很好,花很好,草木很好。春天的五线谱铺展于山河大地,万物皆是五线谱上安排好的音符,自由自在地弹奏着属于自己的春之絮语。走在春天里,能一如既往地闻香赏花,听风看云,这,已经很好了。

山雨斜飞访欧公

张永生

此前,我随中国文化报和中华诗词学会组织的采风团,赴江西永丰县欧阳修故里学习采风。这让我有机会更近距离地接触并了解到,一代文宗欧阳修的丰功伟绩及其后裔传承发展的故事。

那天,我们从永丰县城刚出发,天就下起了雨。淅淅沥沥的春雨由小变大,敲打着行进中的车顶车窗,随风舞动的行道树,像热情欢迎我们的乡民齐刷刷地招手致意。车里的诗人们点燃了心中雅兴,纷纷吟诗唱和。此时,车内外情景交融,被山雨洗绿的灵山秀水,似春意缱绻的泼墨写意,让诗友们喜不自禁,用诗言志,用词抒怀。

江西永丰县沙溪古镇西阳宫,是欧阳修的故居。当年欧阳修回故里探亲,看到美丽的田园风光和故乡的淳朴民俗民风,抑制不住对家乡的赞美,写下了《寄题沙溪宝锡院》一诗:为爱江西物物佳,作诗尝向北人夸。青林霜日换枫叶,白水秋风吹稻花……

雨不停歇,我们撑伞走进春雨绵绵的沙溪古镇,走进千年古观西阳宫,真有一步迈进历史,一时穿越古今的倏忽之感。

沙溪镇党委书记冒雨到辖区拱江背村,为我们讲述欧阳修为官清廉、刚正不阿、铁骨铮铮的故事。陪同接待的欧阳修第33代孙女、年逾七旬的欧阳水秀则从家训家学方面,详细地为我们解读千年前欧公所作碑文《洸冈阡表》。欧公褒美先人仁德、记述家世恩荣的轶事,激扬笔墨力透纸背。

其实,欧阳修的孝道思想,他的“厚葬不如薄养”理论,“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早已深入人心。欧阳修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提倡流畅自然的诗文写作,培养了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等一大批文坛名宿。他开创了宋代文学的繁荣局面,其作品许多成为传世经典。

我们还参观了恩江古城里的欧阳修纪念馆,欣喜地看到欧公34代孙女欧阳慧玲,在纪念馆担起了宣传讲解传播欧阳修文化、打造永丰文化高地的重任,让一代宗师文脉和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堂外骤雨初歇,回望经过风雨洗礼的欧公故里,绿树白墙,寂静庄重。

乡野春笋鲜

江初昕

“春雷一声响,地下赶紧长,层层褐色衣,皇冠头顶挽。”这是关于春笋的谜面。进入春天,下了几场雨,蓦地春雷炸响,父亲说,这是春笋破土而出的时候了,春笋听到春雷声,就像战士听到了冲锋的号角,铆足了劲拼命往地上长,一个晚上能长好几寸呢!

几天后,父亲带着我,扛上锄头,背着竹筐到山后那片茂密的竹林里去挖春笋。满山的竹子,有的粗,有的细,青翠碧绿,郁郁葱葱,竹山就被这绿色笼罩着,站在竹子底下,简直望不见天。就在这些竹林地下,到处都是破土而出的春笋,探头探脑。它们身着黑褐色外衣,头上顶着嫩黄的笋芽,满身绒毛。

挖春笋也是有规矩的,不能随意乱挖。粗壮的春笋是不能挖的,这样的春笋可以长成竹子。过于密实的春笋可以掐掉一点,有利于它们的生长。再就是那些矮小、歪斜的春笋也是可以挖的,这样的春笋不能成材。父亲每次挖完一棵竹笋,都要认真地把土坑填埋好,防止竹鞭暴露在外,影响来年的生长。

春笋挖回家,我就争着去剥笋壳。我喜欢研究它!笋壳顺一下,反一下,我一边剥,一边把笋壳一张一张整整齐齐地排在地上。我问,一棵竹笋有多少张笋壳?父亲说,一个笋节就是一张笋壳,不信你可以仔细数。我真是认真数了,果然如他所说的那样,一张张笋壳紧紧包裹着笋节。要是长成竹子,笋节就成了竹节。

春笋剥去了笋壳,露出了黄玉色的笋肉来,用刀纵向剖开,切成细条,放入大锅开水中煮一下。母亲把挂在房梁上的猪肉皮取下,洗净,放在陶罐里和笋子一起,炭火慢慢煨熟,香气四溢。肉皮烂如豆腐,笋子则鲜嫩无比,融合出油脂,变得尤为味美。

鲜笋子吃不完,可以用开水焯一下,放在太阳下晒干。晒干后的笋子表面有一层白霜,闻着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日后要是吃肉的时候,把笋干用温水发开,和肉放在一起红烧,那滋味真是美妙无穷。

“长江绕郭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苏东坡不但爱竹,也爱笋呢。我想,竹笋的鲜嫩美味也曾让这位被贬的大学士暂时忘却了失落和忧伤吧。